

香港:潘子鋒(John Poon)

两年前疫情还没开始,笔者有幸首次踏足印尼,去的不是首都雅加达,而是跟随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考察团一起到被誉为“英雄城市”的泗水(Surabaya),展开五日的游学团学习当地公共政策和行政,这次经历令笔者对印尼有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大家认识的泗水是一个港口城市,同时其经济、历史和美食文化相当吸引,市中心设有规模十分大购物商场和五星级酒店,令泗水成为近年旅游购物热点。同时,泗水城市规划得到认可,荣获2018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表扬,当中其民生导向的公共政策理念值得大家学习。

考察团的一大亮点就是与时任泗水市长德里·丽丝玛赫利妮(Tri Rismaharini)女士\*直接交流,这位市长2010年当选时只以稍高于对手3%选票的38.5%支持率胜出,但在2015年换届选举则已超出双倍的票数,获得极高86.3%当地选民支持。泗水在市长领导下,不但解决挤压已久的

深层次矛盾,更让泗水摇身一变成为宜居城市的模范例子,一切归功于市长的良政善治,因此吸引不少学者过来取经。笔者把市长提到的内容和亲身观察分为两大重点。

首先,扶贫和乡村振兴可谓市长战绩之一。在2010年前,泗水有约20%人口生活贫穷,在贫穷问题非常严重,当中不乏丈夫日以继夜做计程车司机为生,但其家庭依然未能脱贫的例子。有鉴于不少贫穷家庭都住在村庄,市长推出村庄改进计划,目的是转化村庄成为清洁、有利和高生产力的环境,除了改善村庄生活环境外,也让村庄有能力带来持续经济收益,鼓励村庄居民自家创业,经营微型企业售卖手工艺品和食物。

笔者也在期间走访一个村庄,看到村民推广各式各样富有特色产品,包括用可循环物料制成特色衣服、自家制菠萝饼和自家种植茶叶,同时村



笔者(左1)与同学到访多莉巷,获渣沃(Bang Jarwo)(中)带领参观。

庄的墙壁和行人道路都画上色彩斑斓的画作,它们都是由村民一起构思,营造出生气勃勃且代表乡村文化。市政府一方面会提供专业培训予村庄居民学习一门手艺,同时也大力推广宣传和协助村庄微企业。这创举为村庄带来16

亿印尼盾收入,营造泗水独特的村庄经济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第二,市长秉持良好管治,提高施政透明度,让政府更深入人心。市长认为要让政府绩效更高效高质量,必须展现政府透明度和负责

任。就此,政府开发一个全新资讯技术管理系统,一方面确保政府内部行政顺畅,财务得到更好管理,严打贪污舞弊行为,同时以互联网加快公众消息的传播渠道和速度,改善市民使用电子公共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,市政府也在全市推出超过二百个政府服务点,为居民提供政务服务,更进一步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距离。

在社会问题上,笔者来到多莉巷(Gang Dolly)亲身体验,此处被认为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红灯区,该区民生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,作风强硬的市长于是在2014年宣布要关闭这个红灯区。

笔者和同学一起到访多莉巷,了解到当地居民原本从事化妆、裁缝、租房等服务性工作,红灯区关闭令他们中断客源,因而引起多日游行示威,后来政府为这些居民提供专业培训和生活补贴,协助他们转化和提升原有行业技能

以便有机会创一番事业。

笔者在街上走着,昔日的红灯区已经变成一个印尼创意文化汇聚的微企业市集,街上有多所售卖印尼国宝手工蜡染(Batik)小商店,昔日区内最大妓院成为鞋厂,不但为泗水全市所有酒店制造酒店即弃拖鞋,也成为制鞋培训中心,不少学员学到一番技能后更成功创业养家。最令笔者触目的是当时游行示威领袖由市长反对者,成为获市长高度表扬的多莉巷旅游和村庄大使,他也自家制作售卖米饼,创出一番事业。笔者看到的是泗水如何以良政善治下解决深层次矛盾,打动民心,急市民所急,并着力改善社会经济和民生。

本文简单透过笔者的体验分享泗水对公共政策的启示,确实其成功和可取之处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更好学习,笔者期待疫情过后与大家再游泗水,用新的角度看城市背后的政策理念和故事。

\*德里·丽丝玛赫利妮从2020年12月23日起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

元宇宙的“葫芦”里装什么药?

廖省:林越

数年来,因“脸书”不愿遵从中国的政策规定,不能进入中国市场。2020年4月,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对抖音(TikTok)“下黑手”的内幕曝光后,中国民间更是骂声一片。

面对国际市场的紧迫,以及同行竞争的剧化,扎克伯格本着“沉浸式互联网”的愿景,于去年创办Meta Platforms Inc.公司,下辖“应用程序家族”的Facebook、Instagram、Messenger、WhatsApp和其他服务。第二是现实实验室(FRL/Reality Labs, Facebook),包括与AR(增强现实)和VR(虚拟现实)相关的硬件、软件和内容。企图打开新天。

《亚洲周刊》今年1月下旬的《Meta 涉扼杀竞争 美当局反垄断调查》评论:“Meta以硬件优势建立产业保护壁的商业战略受到挑战,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(FTC)与多个州都开始针对Meta的Oculus产品,调查是否存在垄断与扼杀竞争行为。”敲响了警钟。

《网罗网》刊载《脸书在英国面临集体诉讼官司》的报道:“1月14日,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资深顾问丽莎·戈尔姆森再向‘伦敦竞争上诉法庭’提告,要为从2015至

2019年英国的脸书使用者提出集体诉讼。”引发热议,让扎克伯格的“垄断”再受打击。

媒体2月2日称,战略重心向“元宇宙优先”转变的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公布2021财年第四季度财报,这是去年其将母公司更名为Meta Platforms后的第一份季度财报。

META去年四季度收入336.7亿美元,略高于预期的334.3亿美元,但每股收益EPS为3.67美元,逊于预期的3.84美元。净利润102.85亿美元,是该公司自2019年第二财季后首度出现利润同比下滑。四季度日活用户数19.3亿,逊于预期的19.5亿;月活用户数29.1亿,逊于预期的29.5亿。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日活数据首次出现环比下降。

公司CFO大卫(David Wehner)在财报中透露企业正面临一系列增长压力。货币转化率低于信息流等传统业务。第四季度用户增长陷入停滞,而季度展望令人失望,引发了对于公司未来增长前景的担忧,公司最终可能难以证明对“元宇宙”的昂贵押注是合理的。

随着财报公布,META股价应声大跌至250.24美元,重挫22.89%,市值蒸发2084.6亿美元。2月3日,扎克伯格表示计

划在今年推出一个移动版的虚拟现实体验“地平线世界”;随着元宇宙的发展,商业面临短期挑战,完全实现这一愿景仍需时日。鉴于TikTok大受消费者欢迎,META公司将侧重于Instagram旗下Reels品牌,希望能“背水一战”。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表示,元宇宙引发对未来虚拟世界的想像;但警告“元宇宙”成了各种炒作、骗局的旗号。如“元宇宙是个筐,什么都能往里装”、“轻技术重想像,旧东西套新包装”、“炒概念拉股价,沾边元宇宙就涨”与“卖课热炒币欢,上演花式割韭菜”。指出元宇宙存在定义不确定性,有心人以此名目包装炒作起资金盘项目,这些项目看上去“高阶大气上档次”但无实际技术能力,没有发展前景,当吸引到小投资者入局后就“割韭菜”卷钱逃走,而小投资者将血本无归。元宇宙面对重重考验,脸书快顶不住了!

META首次披露含元宇宙战略的FRL部门财务,预计对元宇宙的投资令2021年营业利润减少100亿美元,使FRL短期不会盈利。扎克伯格去年7月对元宇宙的愿景描述,希望用五年时间将Facebook打造为一家元宇宙公司,而数十亿美元的多年

投资将会蚕食利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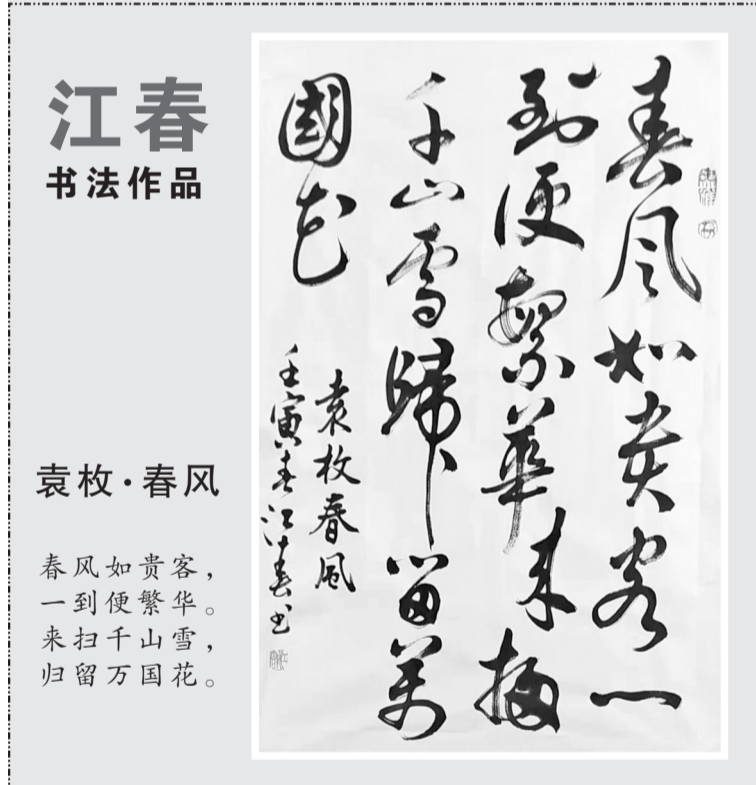
涵盖AR/VR业务的现实实验室(Reality Labs)在去年四季度共取得8.77亿美元的营收,但营业亏损达33.04亿美元,显示该业务仍处于烧钱阶段。扎克伯格的“元宇宙业务”在2021年取得22.7亿美元营收,亏损101.9亿美元,该业务在2019和2020年分别亏损45亿和66.2亿美元。元宇宙作为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主流概念而受追捧。但Bokeh Capital首席投资官警告,预计META虽然投资重金兴建“元宇宙”,但先行者不能保证成功。

分析普遍指出,元宇宙是“长期的故事”,尽管META将投巨资建设元宇宙,但投资者仍更关注Facebook和Instagram应用程序。Meta拥有全球第二大数字广告平台,须重视广告价格上涨的敏感性,在高通胀环境下,Facebook在经济放缓中还能否继续提价?

扎克伯格只是追逐“商业利益”和“技术霸权”的资本家,“元宇宙”只是刻意吹嘘、奇光异彩的“宝葫芦”,里边装的绝不是“扶贫利民”的良药。不少专家奉劝那些小股民,别轻信“资本巨鳄”的宣传,用辛勤积攒的血汗钱,买了包着“糖衣”的苦涩与懊悔!



漫画 王锦松(原载《联合早报》)



袁枚·春风 春风如贵客,一到便繁华。来扫千山雪,归留万国花。



林章汉(Hans Djaladara)作品《骷髅潘奇》



谢清汉(弗洛伦Floren)的作品

轻手轻脚,小心翼翼

为什么那么多华人成为了漫画家?对此,简·明达拉卡(Jan Mintaraga)给了我们一个貌似正确的答案。他说,华人艺术家最能放开手脚,抛开顾忌去做事,画漫画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漫画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行业,但在那时却被人看轻甚至贬低。更何况,在那时,政府还派警察去搜查,认为漫画是有伤风化的读物。漫画也因此日益被边缘化,最终成为了艺术界鲜有人问津的角落。简说,“华人艺术家

们却敏锐地观察到了漫画的市场潜力。他们什么都肯做,至于做这份工作是否面上有光,是否有风险,他们并不在乎。”在艺术院校中,画连环漫画没有名望、被边缘化这个形象体现得十分明显。日惹的印尼高等美术学院(Sekolah Tinggi Seni Rupa Indonesia,简称STSR/Asri),即后来印尼艺术学院(Institut Seni Indonesia)的艺术和设计系(Fakultas Seni Rupa dan Desain),开设有插图专业。这个专业的教学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

活跃在连环漫画界的华人(4)

阿古斯·德尔玛万·T (AGUS DERMAWAN T.)

连环漫画家。但是纵观学校的悠久历史,几乎没有人选择当连环漫画家。相对比之下,学生们更倾向于从事平板印刷、石刻印刷、丝网印刷、木刻版画之类的工作。如果硬要说连环漫画家,也就只有亨利·维波沃(Herry Wibowo)可以算得上。亨利·维波沃的漫画作品会定期刊登于日惹的《人民主权报》。但他的连环漫画作品也不多。亨利是一位印尼土著,比起当连环漫画家,他更想成为一名老师,尽管他的作品其实相当精彩。

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万隆工艺学院(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)、特里沙克蒂大学(Universitas Tri-sakti)和雅加达艺术学院(Institut Kesenian Jakarta)的艺术专业里。在学校里,插图艺术只是用于帮助艺术家丰富广告等视觉传播创作的表现力。也许,这些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两个连环漫画家,但名气不大,

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连环漫画创作视为真正的职业。印尼土生艺术家们往往都希望成为画家、雕塑家或版刻家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这些才是符合定义的高雅艺术,地位远高于连环漫画。连环漫画家这种艺术界里“下三流”的角色,只有在不在意面子、心甘情愿舍弃荣誉的艺术家才会择其为之。当然,这个问题与华人艺术家的赚钱意愿也有关,为了赚钱,他们不太在意工作的内容。

对此,汉斯·贾拉达拉表示同意,他说华人艺术家们并不因此这些因素而束手束脚。他认为,当时爆炸式发展的连环漫画行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商机,但漫画是否被印尼艺术界轻视或诋毁,他也不甚清楚。“也许是我特别在意”,他说。在他看来,根据外国的情况,连环漫画就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图画读物。他

看到了连环漫画积极的方面,还有连环漫画家的威风,正如美国DC漫画(DC Comics)和漫威(Marvel Comics)漫画表现出来的样子。

“好的连环漫画作品肯定能养活连环漫画家,甚至能保障生活质量”,汉斯说。他记得在1967年到1970年间,有一部几册的连环漫画售价1盎司黄金。若参照2013年的金价,其价值相当于4.5至5千万印尼盾。这笔钱在当时已经足够汉斯一年的生活开销。但实际上,他创作一部连环漫画最多花费2个月,一年的时间他可以画3部连环漫画。

连环漫画出版商蒋仁谦很早以前已经说到过这个事情,他说,有数据统计和市场反响做前提,他敢开高价买下他认为会畅销的连环漫画。“我经常以三次重印的价格买下一些连环漫画作品,三次重印大约一万本。

这样一次性购买能让漫画家们放宽心,他们不用一直等连环漫画的专利权使用费”,蒋氏说道。有趣的是,蒋仁谦看好的连环漫画总是会大受欢迎,总发行量相等于重印5至7次。这些多余的盈利是属于那些目光敏锐、善于抓住商机的出版商。从1980年起,华人连环漫画家们开始活力不足。造成这个萧条期的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。第一,他们不再耕耘于传统的纸质连环漫画。第二,他们将名字印尼化,无法辨认出华人身份。第三,他们进入网络连环漫画圈,需要很多人协同创作,导致华人特征被模糊化。第四,年轻一代的漫连环画家不想过多展示自身的华人文格,因为他们拥有百分之百的印尼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。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。本篇完)